

清世情缘

宫女珣玉

墨晏寒珠◎著

穿越时空，跨越三百年的山水阻隔，
只为你相见。
朝朝暮暮，永以为好，
只愿有你长伴，与我一世相守。

『后清穿时代』
最不容错过的温柔与感动，
拨开时空的喧嚣与迷雾，
一场**宫闱传奇**华丽上演。

北京燕山出版社



墨晏寒珠〇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世情缘. I, 宫女珣玉/墨晏寒珠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402 - 2867 - 5

I. ①清…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5570 号

清世情缘. I, 宫女珣玉

作 者	墨晏寒珠 著
责任编辑	安 静
装帧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2 - 2867 - 5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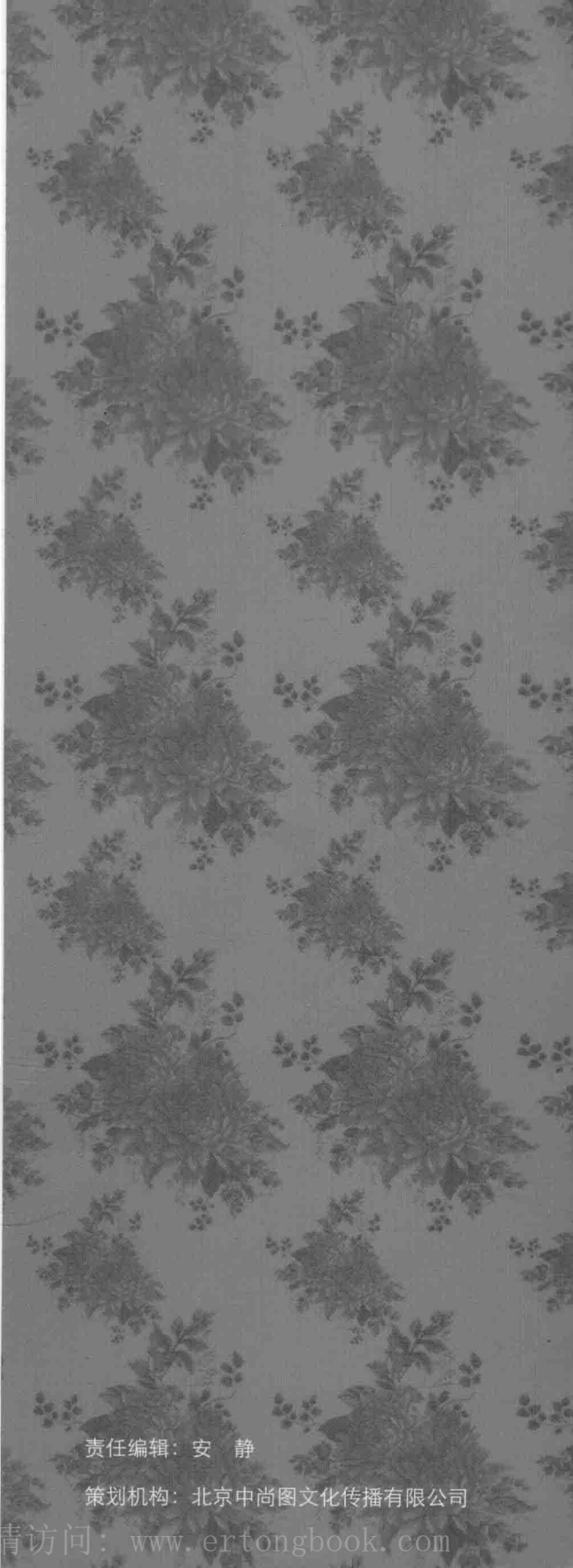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墨晏寒珠，八零后，摩羯女。文笔细腻，以温馨甜蜜的文风见长。

内容简介

一场意外让杨宁穿越时空来到清朝康熙年间，成为皇宫浣衣局的洗衣宫女珣玉。穿越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惊心动魄、步步为营，皇家也并不是只有勾心斗角，温情的家长里短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平凡却隽永。清冷如冰的四阿哥，热情如火的十四阿哥，一世情缘纠缠不断，谁才是她最终的归宿？



责任编辑：安 静

策划机构：北京中尚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珣玉	/ 1
第二章	紫禁	/ 7
第三章	晒书	/ 15
第四章	迷途	/ 19
第五章	困顿	/ 27
第六章	十四	/ 34
第七章	惊澜	/ 42
第八章	意萌	/ 50
第九章	身世	/ 59
第十章	完颜	/ 70
第十一章	初冬	/ 87
第十二章	入宫	/ 105
第十三章	秀女	/ 116
第十四章	储秀	/ 126

第十五章	宫女	/	147
第十六章	夏至	/	160
第十七章	帐棚	/	179
第十八章	繁花	/	190
第十九章	大婚	/	211
第二十章	福晋	/	221
第二十一章	昼月	/	229
第二十二章	家宴	/	241
第二十三章	妻妾	/	260
第二十四章	岫云	/	272
第二十五章	静澜	/	288
第二十六章	有孕	/	303
第二十七章	大妻	/	316
第二十八章	恍然	/	339
第二十九章	太液	/	358
番外	胤禛	/	380
番外	胤禩	/	385

第一章 珣玉



我从睡梦中幽幽转醒，缓缓睁开沉重的眼皮，借着微弱的晨曦，熟悉而又陌生的天花雕饰映入眼帘，一阵强烈的失落感涌上心房，压得人四肢无力。

是第几次了？我问自己。

每晚，我满怀着希望入睡，期盼着隔日醒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梦幻。然而，一夜梦醒，发现梦幻依旧，我要面对的只有酸涩的失望和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无奈。

“额娘……”躺在我身边的年轻女子翻了个身，手臂横打在我的腰腹上，在睡梦中含糊咕哝。

腹间陡增的重量把我拉回现实，我悄悄挪开她的手，替她拉好只盖住一半身体的被子。

额娘……能梦见自己的母亲，这样的梦境一定很美。

不一会儿，寂静的屋外有了动静。虽然心有不忍，我还是轻轻地拍了拍女子的脸颊。“宝欣，该醒醒了。宝欣……”

“唔……别吵，我还想睡。”宝欣拉起被子蒙住脸，就是不肯把眼睛睁开。

我轻笑着摇头，如果可以，我也不愿搅乱宝欣的美梦，只是……宫女没有赖床贪睡的资格。

“啊！”我突然惊叫一声。“姑姑来了！”

“什么?!”宝欣听闻，整个人猛地从床上弹起来，抓起床头的衣裳就胡乱往身上套。“姑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就起，这就起……”



房里很静，静得让宝欣意识到了事情有点不对劲。她停下穿衣的动作，往四周探视，那双圆溜溜的大眼唯一接触到的只有我带着笑意的脸。

“珣玉，你又骗我！”她伸出手指头气恼地指着我。

珣玉，我在这个朝代的名字——一个卑贱的洗衣宫女。

“对不住了，我的宝欣妹妹。除了这个法子，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起床了。”我承认自己的做法的确是有些不够厚道，明知宝欣在洗衣房里最惧怕的人就是唤名红霜的掌事姑姑，却还用这招来催她起床。

“珣玉，你可恶！你明知道我最怕姑姑了……”宝欣揉揉惺忪的睡眼，小声抱怨。尽管刚才受到了惊吓，但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慵懒模样。

“是是是……我最可恶了。那我给宝欣妹妹赔不是了。”我边陪着不是边下床，动手穿起衣服。

颈项间的红绳缠住了发丝，我轻轻扯动红绳，串在绳线上的玉佩露了出来。椭圆的玉佩翠绿通透，圆润晶莹。玉佩的一面雕着一朵怒放的牡丹花，另一面则刻着一个字：珣。

刻着“珣”字的玉佩贴身不离，珣玉这个名字可能就是由此得来的吧。

“要不这样，以后你也用这个法子叫我起床，换我吓一次好了。”将玉佩塞回衣襟里贴身藏好，我坐到床边，向宝欣提供以牙还牙的建议。

宝欣微微一愣，随即带着笑意娇嗔道：“珣玉，我就说你最可恶了。”

见宝欣被我逗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珣玉，我总觉得，自从你上回从树上摔下来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

宝欣低头整理衣装，无心的话语却让我心头一惊。

“怎么个不一样了？”自从我来到这儿，日子过得本分低调，应该没有什么破绽才是。

宝欣偏着脑袋，抿着嘴唇，十分认真地思考着我的问话，然后说道：“以前的你，不太爱说话……”

“难不成我现在很唠叨？”我笑着打趣，一颗心却“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宝欣蹙眉。“我的意思是……唉，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太一样。”她顿了顿，又说：“以前的珣玉就从来不会这么来诳我。”说罢，她鼓起粉嫩的腮帮子埋怨地瞅了我一眼，那小媳妇般幽怨的模样煞是可爱。

听了宝欣的指控，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本加速的心跳

渐渐缓和了下来。敢情宝欣还在惦念着方才的事。我还以为……

“好——”我故意拖长了声音，笑着拉宝欣到椅子边坐下。“为了给咱们宝欣赔罪，今儿我去打水，您歇着。”

说罢，我端起盥洗用的铜盆独自走了出去。

※※※※※

浣衣局是宫廷的洗衣之处。顾名思义，身为一个洗衣房的洗衣宫女，我在浣衣局的生活自然就跟洗衣服脱不了关系。

洗漱完毕之后，用了简单的清粥小菜。

出门时，东方已经透亮。

瞪着眼前堆积如小山的衣物，我在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随手抓了几件浸泡在清水里，认命地开始接受劳动的洗礼。

在浣衣局，衣物的洗涤、熨烫、上浆，每个步骤都会分配专门的宫女负责。就拿专司清洗的这一环来说，谁洗什么衣服都是有分工的。资历越老的宫女，她手里伺候的衣物也就越贵重。像我这种刚进宫没几年的小宫女也只能洗洗太监宫女们的衣服。皇帝后妃、皇子皇孙的锦衣华服，还不是我这种级别的宫女能碰的。所以，如果哪一天姑姑派你去洗什么娘娘阿哥的衣服，那可要让其他的姐妹羡慕上老半天。

其实，要我说，洗洗粗布的太监宫女服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不都是洗么？料子好的衣服金贵，经不起折腾，到我手上还怕被自己洗坏了呢。人家求的是质，我跑的是量，毕竟那紫禁城里做奴才的要远远多于主子不是？

洗衣池边，一群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围坐成圈，低着头闷声洗衣，但是这种安静的状态只维持到姑姑离开之后。姑姑前脚走，后脚就有人小声交头接耳起来，紧接着又有几声银铃般的低声娇笑溢出。

渐渐地，洗衣池边热闹开了。

“婉琳姐姐，我在宫外听说良妃娘娘天生身上带着香味，就连出的汗也是香喷喷的，你说是不是真的？”上个月刚进宫的小宫女，显然对皇室里宫闱秘闻非常感兴趣。

那唤名婉琳的女子，黛眉如柳，面如芙蓉，樱唇玉润，举手投足间都有一股娇艳的风情。要我来说，凭婉琳的美貌只是在浣衣局里当一个低等的洗衣宫女，实在是可惜了。八旗秀女，由户部主持三年选一次，供皇帝充实后宫或指婚给宗室王公。我们这些供内廷主位驱使的宫女，则是由内



务府会计司主管，每年从内务府三旗里挑选。同是选秀，结果却天差地别。婉琳徒有美丽的容貌，却败在了出身上。可再仔细想想，好像这么说也不对，难道人长得丑就活该一辈子当奴才了吗？不过，长得漂亮就是有优势，婉琳人生得娇俏讨喜，自然就得掌事姑姑青眼，算是我们这拨宫女里的小领班了。

“那是当然。”未等婉琳说话，与婉琳同住一屋的腊梅开了口，“想当初，皇上就是老远闻到了良妃娘娘身上的香味才注意到她的呢。”

“真的!?”小宫女们低叫。

“你们不知道吧，良妃娘娘以前也是浣衣局的宫女，是咱们这洗衣房里飞出去的金凤凰!”腊梅一脸骄傲，仿佛那只飞进皇宫内廷的金凤凰就是她自己似的。

耳畔传来新来的小宫女们艳羡的惊呼，我挑了挑眉，低头继续揉搓着盆子里的衣服。良妃从做粗活的洗衣宫女到诞下皇子的嫔妃主子，她平步青云的伟大事迹在浣衣局里早已成为争相传颂的传奇、宫女们人人崇拜的楷模。就连初来乍到的我，对于良妃的故事，听了都已经不下三遍了。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只能感叹，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哪里都有灰姑娘一夜成名的童话，哪里都有麻雀变凤凰的传说。

而这，又皆是每个怀春少女的梦想。

“你们羡慕也没用，想要像良妃娘娘那么有福，也得有像婉琳这般的条件才行。”腊梅话锋一转，把话题带到婉琳身上，顺带夸了婉琳一下。

听了腊梅的话，婉琳低头一笑。而这一笑，尽显小女儿家的娇美，真是风情万千。婉琳没有谦虚两句，看来，她自己也很赞同腊梅的话。

“你说是不是啊，珣玉?”

猝不及防地被腊梅点到名，我差点被来不及咽下去的唾沫呛到。

老天！这关我什么事？

我停下手上的工作，抬起头，发现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扫向我，看来是非要我给个答案不可。婉琳也看着我，那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脊梁骨发冷。

我艰难地咽了咽梗在喉间的唾沫，勉强扯开一个讨好的笑容，说道：“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比婉琳姐更美的人儿呢，我想天上的嫦娥大概也就生得这样吧。”话出了口，我才觉得有些不妥，我这话是不是拍马屁拍得太过了？

谁知，一番言过其实的赞美却立刻得到周围人的连声附和。婉琳弯起一边的嘴角，勾勒出优美的弧线，显然对我的吹捧、众人的反应甚为

满意。

呼……我心里暗暗松了口气。想不到做宫女才两个多月，溜须拍马的
本事我倒是大有长进。

这吃人的封建社会啊，把人心都给吞了。

不知不觉，太阳渐渐升至中天，火辣辣地炙烤背脊，加上洗了一个上
午的衣服，我已是汗流浹背，满头是汗了。

洗完衣服的宫女陆陆续续端着木盆起身离开，只有不远处几个刚进宫
的小宫女还在挥汗如雨地埋头搓洗。看来，一些原本应该由别人来做的活
儿被“顺理成章”地分配给了她们。

如果说，新来的宫女都要挺过这段媳妇熬成婆的日子，那为什么我和
宝欣两个“老人”还要遭这份罪？从早晨一屁股坐下到现在，我一刻都没
停下过，手都快洗断了，怎么这衣服就像洗不完似的？

我是跑量的，可这量也太多了点吧！

再瞧瞧宝欣那边，唉，比我更惨。

“宝欣、珣玉你们慢慢洗啊，我先走了。”腊梅端起木盆没有离开，反
倒是走到我身旁，我正觉得奇怪，就听到她怪叫起来：“哟，这里还有些
没洗，你可别忘了。”她勾起几件宫女服，指头一挑，衣服尽数落进了我
的木盆里。

不要惹事，不要惹事，不就是多洗几件衣服么？我闭着眼，反复告诫
自己要忍让，别和腊梅一般见识。

怎料，这腊梅非要来个火上浇油才甘心。“手脚利索点，晚了可就没
饭吃了。”说完，她哂笑一声，扭着细腰走了。

欺人太甚！

骄阳烈日把我最后一丝理智蒸发殆尽，去他的忍让！我把手上的衣服
往水里一甩，正要发作，袖角却被宝欣扯住，她担忧地朝我摇了摇头。

宝欣的意思我明白，惹了腊梅就等于得罪了婉琳，婉琳再到姑姑跟前
嚼个舌头，我以后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腊梅就是吃定了这点，才敢这么
明目张胆。

我深深地吐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好，我忍。不就是洗衣服
么，我洗就是了呗。

我搓，我拼命搓！我把盆子里那堆无辜的衣服当作是腊梅那张让人恨
得牙痒的脸，使劲蹂躏，尽情泄愤。

“珣玉……”宝欣叫我，声音小小的，像只呜咽的小猫。“我饿了，使
不上劲……”



我抹了抹额头上的汗，低头瞧了瞧自己的肚子，发觉自己也是饥肠辘辘。“忍一忍，就快洗完了。”洗完了，就能吃饭了。

我伸手从宝欣的盆里抓来几条还没洗过的床单，同衣服混在一起浸在自己的木盆里，往里头倒了点皂角汁液，随便揉了几下就用清水漂洗了拧干。

反正是跑量的嘛，怎么洗都一样。

“珣玉……”宝欣又叫我，嗓子带着哭音，“我想我额娘。”说着，她眼眶一红，泪珠子从眼睛里掉了出来。“我想回家……”

虽说古人早熟，但十四五岁的年纪，还不是个渴望父母疼爱的孩子？回家……“我也想回家啊……”

“你阿玛和额娘都死了，出了宫，你能去哪儿？”宝欣吸了吸通红的鼻子看着我。

真正的珣玉是酒醋房里一个醋匠的女儿，从小没了母亲，而父亲也在她进宫后不久病死了。这是我最初来到这个时代借口摔坏了脑袋，失去了记忆时，宝欣告诉我的。我一耸肩，无所谓地说道：“出了宫，到哪儿都成，总比留在这儿洗衣服强吧。”

听我这么一说，宝欣原本止住的眼泪又开始簌簌往下掉。

抬起泡得发白的手在自己的外衣上胡乱擦了几下，我搂住宝欣纤弱的肩膀，又说：“熬过去了，总有一天我们能回家的。”

我安慰宝欣，更是在说服自己。

回家，总有一天我能回家，然后笑着回忆自己曾经做了一场离奇的梦。

只是，就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是怎么坠入这个陌生的朝代的，我又如何能找到回家的路？

第二章 紫禁



日暮下的紫禁城有一种血色的美丽。

巍峨辉煌的宫殿完全沉浸在赤暖的夕阳里，交融成一体，仿佛要把人吸进去一般。

夕阳西沉时的紫禁城给我的就是这个感觉——雄壮又带着些道不明的悲寂。

“头一回进宫，可别给我惹什么乱子，否则就算有十颗脑袋也不够你掉的！”

长长的宫道看不见尽头，婉琳走在我的前面，厉声吩咐着。

“哦。”双手恭敬地捧着一叠洗熨好的衣褂，我诺诺地应声。

“不过，我今儿带你进宫也算是让你开开眼……”婉琳回头瞄了我一眼，好似施舍给了我天大的恩惠。“其他人就是在洗衣房里洗一辈子衣服都不见得能进得了皇宫一回。”

“婉琳姐的关照我会记在心里的。”我连忙接话，嗓音微微高扬，急于展现自己的满腔感激。

“你知道就好。”婉琳轻哼一声，继续领着我往内廷里走。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在心里苦笑。天晓得这种进宫的“好事”为什么今天会落在我头上。这皇宫再好，再多人争破头皮想进来见识，现在在我的眼里还比不上一个冷掉的窝窝头！

话说今几个中午，等我和宝欣好不容易解决掉那些堆积如山的衣服回到膳堂，桌上已经连一颗饭粒都不剩了。既然错过午膳的时间，那也就只好摸摸肚子认命挨饿。用姑姑的话来说，活干得慢，没赶上吃饭，那是你



的错，饿了肚子也是你活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这是规矩。

回到房里，我和宝欣一人一壶凉茶下肚，勉强把肚子撑个饱，也算自我慰藉，聊胜于无。毕竟，没了午饭还有晚饭能期待不是么。幸好，下午没活可干，不必消耗我那所剩无几的体力。总算苦苦熬到了傍晚开饭的时候，我拉起宝欣的手就往膳堂冲去。

一进屋，看见桌上喷香诱人的饭菜，我的魂就全叫给勾去了。

菜心蘑菇，多么的绿油油；还有凉拌黄瓜，多么的水嫩嫩……

可是等了半晌，却还不见有开饭的迹象。我侧头一望，才发现大家都围着婉琳，叽叽喳喳地不知道在争着什么。

“婉琳姐，你就带我去吧……”貌似是住我和宝欣对屋叫小春的宫女拉着婉琳的胳膊乞求着。

“走开！论在这儿的辈分怎么轮得到你？”小春的手被一个年纪稍长的宫女扯开，她轻蔑地看了小春一眼，转向婉琳时却又是一副谄笑。“婉琳，新来的丫头只会坏事，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别以为比咱们早几年进宫，就能倚老卖老！”祸从口出，一句话引得一班年轻的宫女群起而攻之。

“婉琳姐，你可得评评这个理……”又是一阵七嘴八舌。

争什么争得那么凶呀？我疑惑地瞧向宝欣，宝欣与我面面相觑，同是一脸迷茫。

再仔细听听，终于把事情听出个大概来了。

婉琳方才领了姑姑的吩咐，要即刻动身进宫把宫里某位女主子洗好熨齐的衣物送过去。而此刻纷争的焦点就在于：婉琳可以带一个人一道进宫送衣服。

这说起来还真有点奇怪，平日里，送衣服进宫的人选都是由姑姑亲自指定的，婉琳是姑姑跟前的红人，自然是这份“美差”当仁不让的人选，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姑姑竟然把权力“下放”，叫婉琳自己选一个帮手把熨好的衣裳送到皇宫里去。

原来是要进紫禁城呀，这有什么好争的？我大为不解，也不想去弄明白，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桌上的六菜一汤上，只盼着婉琳能快快做个决定，大伙儿也好安心坐下赶紧开饭。

饭菜的香味令人馋涎欲滴，深深地吸上一口，多么的心旷神怡，也让人越发觉得饿了。可悲惨的是，美食触手可及，你却只能看不能吃……

“珣玉……”有人轻推了我一下。

怎么了？是不是可以开饭了？太好了！



我迅速拿起筷子，目标直指那锅浓郁飘香的炖牛肉。

“珣玉……”那人更用力地拉扯我握着筷子的手。

砂锅里鲜嫩的牛肉诱人至极，就算天塌下来也等我吃到肉再说！

“珣玉！”就在筷子几乎已经夹到某块牛肉的一刹那，那个拉扯我手臂的人似乎也在同时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拼命一拽，“咣”的一声，两根筷子接连自我手中滑落，顺着桌面滚到地上。

做什么呀！我皱眉，生气地瞪着坐在我身边老是扯我后腿的宝欣。

宝欣一脸胆怯地看着我身后，我顺着她的目光转头看去，这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婉琳已经站到了我的身后，脸色不是一般的难看。

“婉琳姐……”我干笑，只觉得半边头皮发麻。

婉琳阴沉着一张俏脸，俯视我。“你！”她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进宫。”

四周顿时响起了不满的抱怨声，几道怨毒的眼光像离弦的利箭纷纷向我射来，正中靶心。

“我……”可不可以不去？我现在只想美美地饱餐一顿啊。

“马上！”容不得我说半句话，婉琳又用那种能让人脊梁骨冷得打颤的眼神瞪了我一眼。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成为众矢之的也就罢了，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心满意足地吃顿饭？

“我——”

“你什么？”婉琳冷冷地看着我。

“我……”偏偏我生不出那个胆敢公然反抗，因为要在洗衣房里混下去，婉琳不能得罪。“我这就随婉琳姐去。”我软下语调，只能认命。

“那走吧。”

婉琳一声令下，我只能在众人有羡慕，有不甘，也有嫉妒的注视下，硬着头皮跟在她后头一前一后出了膳堂，进入紫禁城“开眼界”。

瞧着手上叠放整齐的衣裳，月白缎绣杜鹃紧身、绛色纱绣蜀葵内衬，还有这件宝蓝色的织彩镶边马褂，件件剪裁考究，绣工精致。婉琳说，就算在洗衣房里洗一辈子衣服都不一定能进一次皇宫，但要我说，恐怕就是洗一辈子衣服把手给洗断了，这样的衣服也没机会穿上一次，即使她们这些浣衣局的宫女们每天都是如此奉若神灵般伺候着皇宫里那些主子们的衣服。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讲的就是这种悲哀吧。

我喟叹一声，收起思绪，心里祈祷着快点把衣服给送了，回去的话说不定还能赶上些残羹剩饭凑合一顿。

就在我幻想着晚餐并不是完全毫无指望的时候，前面的婉琳忽然停了下来，我险些一头撞上她的后背。一个措手不及，眼看手上的衣服就要掉到地上，我慌忙用两手抱住。

呼……好险。

瞧见衣服都还在怀里，我这才敢松了口气。这些衣服如今可比我的小命要金贵得多。

“瞧你冒失的！”婉琳回头，正巧看到了方才惊险的一幕，细柳般的黛眉不高兴地蹙了起来。“把衣服给我。”她命令道。

“哦。”我只能用傻笑蒙混过去，赶忙递上衣服，庆幸麻烦终于脱了手。

“在这里等我，别乱跑。”婉琳接过衣服，丢下警告的眼神，头也不回地进了一座宫门，消失在宫墙的拐角处。

她就这么丢下我自己走了？我不禁目瞪口呆。

可转念一想，或许婉琳觉得我头一次进宫，若是见到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娘娘难免会因为紧张而犯错，所以干脆就让我在这里等她回来。不就是去送个衣服么？应该用不了多久的。

然而，当西边的落日一点一点隐没，渐渐收回橘红色的光芒，宫道那头却迟迟不见婉琳的身影时，我不得不对自己先前笃定的想法开始产生怀疑。

该不是出了什么事吧？我心惊地想。

不，不会的。我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婉琳进宫已经不是一回两回的事了，她人又机灵，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的。对，不会的。可她怎么还不回来呢？

黑夜降临，吞噬了白昼的最后一线光明。我在原地焦急地等着，却仍是不见婉琳回来。内心的担忧逐渐发酵成不安，漆黑陌生的环境更是令人心慌，我没办法再这样等待下去。我抬起脚，跨进宫门，决定顺着婉琳走时的路去找人。

青石砖铺成的宫道深远幽长，一望无尽，鞋子踩在石砖上发出“咯咯”的声响，在暗夜里听起来格外清亮。这声音就像是一根根细锐的针刺在我的皮肤上，刺进去了又被拔了出来，然后又有一根刺了进去。

婉琳在哪里？她究竟去哪儿了？我像只离群的麋鹿，毫无头绪地在陌生的环境里乱窜。身处皇宫内苑，我不敢叫喊婉琳的名字，只能悄悄地四